



香港國際影視展已成為國際影視娛樂業界的首要影視市場，規模僅次於法國的康城電影市場。莫雪芝攝

三十電影項目競逐HAF 港片《同班同學》奪兩大獎

香港國際影視展昨日落幕，今年多間影視公司參展，會展場內氣氛熾熱。電影公司藉機宣傳新戲，大會亦舉辦了多場研討會，討論熱門議題。同期舉行的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HAF）早前亦公布得獎名單，由陸以心導演、梁啟緣監製的電影計劃《同班同學》奪HAF香港區大獎及愛奇藝特別選擇大獎，獲合共二十五萬獎金。

HAF是一個電影融資平台，已舉辦了十三年，主創人可與各地投資者、製片人、發行商面談洽商，開拓機會。今年主辦方收到三百多份電影計劃書，其中三十份入圍競逐十三個大獎，得獎者將獲發數萬至十多萬獎金，繼續開發項目。

往年的入圍作品不少已拍成電影，如魏德聖的《賽德克·巴萊》、張榮吉的《逆光飛翔》、許鞍華的《天水圍的夜與霧》等，成果有目共睹。

入圍今年HAF的三十份計劃書都非常「有料」。本地作品如梁碧芝的《缺了氧》、陸以心的《同班同學》、胡斯翰的《廿雙巧手》等，在為期三日的投資會上，頗受青睞。外地作品方面，第三次參加HAF的菲律賓導演Jun Robles Lana，帶來講述家庭與傳統價值觀的《Die Beautiful》；日本導演原一男睽違十年再執導，帶來《The Memory of Okinawa》；新加坡導演陳彬彬的新作《Time Capsule》，解構時間與影像；而內地導演嚴浩以南京大屠殺為切入點的《南京聖誕·1937》亦備受關注。

參加者眾

HAF促成了創作者與投資者的合作關係，衍生出不少好戲，最近上映的英國片《X+Y》便是2013年的入圍作品，講述自閉男孩沉迷數學、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比賽，並以此為契機，解開心結。《X+Y》雖是小本製作，但故事不落俗套，深入剖析青少年孤獨、無人理解的心境，反思成長帶來的種種困擾，非常寫實。而由香港藝術中心

製作、曾翠珊執導的《河上變村》，去年入圍HAF，作品不久後完成，已先後入選同年的漢堡國際電影節、溫哥華國際電影節，成績斐然。

憑《踏雪尋梅》（現改名為《踏血尋梅》）贏得2011 HAF大獎的翁子光，電影終於出爐，並被選為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的閉幕電影，他強調，HAF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平台，為他帶來拍攝機會。而憑《狂舞派》為人熟悉的黃修平，亦以《愛的根源》（現改名為《差一點我們會飛》）入圍今年的HAF，他笑言當年在三天內見了二三十個投資人，「當時我的監製陳心遙寫了一份幾頁的計劃書，我一看，覺得故事很ok，便拿去參加HAF，沒想到之後竟然入圍了。」他說，若不是《狂舞派》突然冒出來，這部電影應該很早就拍出來。

包攬兩獎

事實上，並非每個入圍計劃最後都會拍成電影，HAF只是一個平台，製造機會予主創人及投資

人，減低拍電影的門檻，讓更多人嶄露頭角，而得獎者則可利用獎金去延續電影項目，包括研發劇本、支援創作等，至於最後能否有成果，是未知之數。可以肯定的是，入圍及得獎的計劃均是具潛力的項目，而為了讓更多人受惠，主辦方每年均與不同的媒體、機構合作，設多個獎項，如今年便與視頻網站愛奇藝合作，設「愛奇藝特別選擇大獎」。其他合作單位包括福斯國際、衛視電視台、賦山傳媒等。



投資人、買家可於場內物色具潛質的電影項目，與相關工作人員直接洽談合作。莫雪芝攝

而最受矚目的HAF大獎，則分香港區及海外地區兩個獎項，陸以心的《同班同學》跑出，贏得香港區獎項，而內地導演周全的《那年夏天》便奪海外地區獎項，前者更包攬愛奇藝特別選擇大獎。

八十後導演陸以心本身亦是一個「奇女子」，讀翻譯出身，卻跑去台灣做私家偵探，回港後做過公關、臨時演員、酒吧侍應，並出版過小說《二十五歲前，我試過》。其後她得到彭浩翔賞識，先後寫下《春嬌與志明》、《撒娇女人最好命》等劇本，實力不容小覷。《同班同學》講三個女孩的友情，年少時因感情、環境等因素，讓三個好朋友分道揚鑣，長大後再相聚，以為可以再續情誼，但早已變質的友情如同碎了的玻璃瓶殼，再也不能修補。青春電影拍完又拍，但陸以心說，《同班同學》就是讓人回味青春歲月，再一次感受青春的躍動。

本屆香港國際影視展匯聚了來自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超過七百八十家公司參展。



陸以心憑《同班同學》奪得兩個獎項。

亞洲電影發展愈趨成熟

文：伍麗微

香港國際影視展其中一場焦點論壇為「亞洲電影業的絲綢之路：挑戰、機遇與合作」，主辦方邀來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主席王英偉、釜山國際電影節主席李庸觀、東京國際電影節主席椎名保、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節目交易中心總裁馬潤生、泰國國家電影協會聯盟學術事務副秘書長Panham Thongsang、愛奇藝副總裁李岩松等人，探討亞洲各地的影視發展，並如何透過合作，帶動全球發展。

中國電影發展迅速，過去十年以年均30%的增幅領先亞洲各國，2014年度票房達47億美元，個個都想打入中國市場，分一杯羹。東京國際電影節主席椎名保說，日本與中國不乏合作機會，卻因語言、政治等問題，日本電影難以在內地放映。他認為未來雙方可以透過亞洲幾個主要的電影節，

如香港國際電影節、釜山國際電影節、上海國際電影節等，相互交流，彼此了解，展現各自的電影作品。而釜山國際電影節主席李庸觀則認為，韓國與中國早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合拍電影，有很好的基礎，韓國目前會展開更多市場營銷項目，並計劃邀請學生到其他地方交流，了解亞洲各國的文化。

電影無分國界，亞洲因地域關係，每個地方都孕育出不同的風情，這尤其能表現在電影上。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節目交易中心總裁馬潤生便說，印度電影的載歌載舞、日本電影的人文關懷、香港電影的功夫色彩，都各具特色，這些有趣的題材有共通性，未來可以考慮結合各地元素，合拍電影。他並以央視製作的《舌尖上的中國》為例，指目前這部紀錄電視劇已

經外銷至七十多個國家，翻譯成九種語言，以後可以考慮將主題延伸至「舌尖上的亞洲」，拍各地的傳統食物。

泰國電影一向小眾，但不乏口碑之作，譬如《嚇鬼阿嫂》、《4條大路通陰間》等。泰國國家電影協會聯盟學術事務副秘書長Panham Thongsang解釋，泰國電影雖然很少被引入中國，但其實一直在周邊國家，如越南、柬埔寨等地發行，「在這些地方，泰國電影票房甚至比荷李活電影高，泰國可以作為內地走入東南亞市場的窗口。」

內地不少電影人已目睹亞洲市場的商機，大盛國際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總裁安曉芬直言，內地電影雖然發展快，



專題論壇講者陣容強勁，邀請了香港、釜山、東京電影節主席，及亞洲電影業的領軍人物共同探討新絲綢之路時代下亞洲電影市場的發展前景。

但其實軟硬體都不夠成熟，尤其是硬體方面，缺乏好的導演、編劇、演員，「我們的確要學習荷李活的技術、編劇制度等。」她指出內地很少可以請到歐美演員來拍戲，機會自然落在亞洲其他地方上，「我們跟韓國很早就合作，而且中韓合拍電影，如《分手合約》、《我的早更女友》等，都在內地取得很好的成績。」至於日本，她認為日本動漫、小說出版強勁，衍生很多有趣的題材，「我剛買了一部小說的版權。」看來，未來亞洲各地的合作只會愈來愈多。

新戲上場

文：Christy

《失孤》緣起緣滅

拐賣兒童是個難解的問題，尤其在內地，每年成千上萬的兒童被人口販子拐賣到全國各地，多少父母窮盡一生都無法尋回親生骨肉。電影《失孤》便是以此切入，講內地民工雷澤寬因孩子被拐，騎着摩托車，走遍大江南北，十五年過去，尋不到親生孩子，卻為其他父母找回他們的孩子。

電影牽涉社會議題，在拐與賣、得與失之間，有喜有悲，更有無盡辛酸，很難用一貫的標準評論電影成敗。比起此前上映的《親愛的》，《失孤》內斂克制，沒有大上大落、過度催淚的情節，但雷澤寬從一個失去孩子的父親，到在路上與年少被拐、欲尋找親生父母的青年建立起亦父亦友的關係，將悲傷轉化成力量，同樣教人動容。

電影看似講雷澤寬的故事，實則是將萬千被拐兒童濃縮為一，透過雷澤寬走過之路，呈現各個面貌。電影預告有句話讓人印象深刻——「只有在路上，我才覺得自己是一個父親。」中國每年有三十萬個兒童失蹤，能夠找回來的少之又少，更遑論雷澤寬手上只有孩子兩歲時的照片。打從一開始，大家便知道無可能找得到，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徒勞與失望，其實主角本人又何嘗不知道，但放不下，只能繼續。電影叫人心酸之處，亦在於明知沒有可能，卻假裝有希望，然後讓無數次的失望來提醒自己生存的意義是甚麼。

《失孤》是溫馨的，至少沒有歇斯底里的悲劇，這尤其呈現在劉德華與井柏然的父子關係上。兩個陌生人，因為同一個信念，同騎一輛摩托車，開啟一段短暫的旅程。兩人打工、趕路，走過一座座鐵索橋，劉德華叫井柏然不要放棄，井柏然視劉德華為一個甜蜜的負擔，相依相伴，一起洗車玩水、一起去澡堂洗澡，最後井柏然找到親生父母，劉德華回到起點，又重新上路。

劉德華最後與和尚的一段對話，很老土，卻很入肉。得失一念間，尋找，緣起了，放棄，緣滅了，緣起緣滅取決於自己的心態。在路上十五年，幫助無數家庭團圓，何嘗不是一段奇妙的緣分？

這也彌補了井柏然演技的生硬及劉德華那口不自然的普通話。



《非凡生命歷》另類勵志？

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一般人很難參透這句諺語的底蘊。

但對於前奧運選手路易斯·讚佩里尼（Louis Silvie Zamperini）來說，生命就是一場劫難，熬過了，未必會更好，若能重新選擇，他未必會堅持活下去。

路易斯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他雖然是跑步高手，但在二戰的陰霾下，與奧運選手的頭銜並不吃香，他亦沒有做過甚麼偉大、影響時代的事，僅僅因為命運的捉弄，而有了一番不凡的經歷。在大時代底下，他是一個平凡人，但回望歷史，他的忍耐、堅持，讓人敬佩。

電影《非凡生命歷》（Unbroken）改編自傳記小說《Unbroken: A World War II Story of Survival, Resilience, and Redemption》，重現路易斯這段不為人知的生命旅程，並從個人命運切入，道盡二戰帶來的苦難。

路易斯的一生被譽為傳奇。年少時，他被家人認定是一無是處之人，幸而在兄長的鼓勵下，開始練跑，並代表美國參加1936年柏林奧運。其後，他加入美國空軍部隊，參與太平洋戰爭。空軍生活刺激，他每日都活在攻擊與被攻擊之下，看盡生離死別。一次的飛行意外，他與兩位同僚墮機不死，卻在海上飄流四十多天，靠捉果腹，同伴互相倚賴，熬過艱苦日子。在救生艇上的日子，有點像《少年PI》，同樣經歷海上暴風雨、被大魚圍剿、過得心驚膽戰。但路易斯天性樂觀，並不畏懼死亡，反而以回憶母親烹調的食物度日，求生之心從不熄滅。反觀另一同伴求生意志不強，雖然沒有消耗過多體力，卻因為失去希望而被死神帶走。

俗語說「希望在明天」，假若路易斯知道明天不會更好，反而要經歷更多折磨、逼迫，他是否還堅持活下去？

電影鏡頭一轉，路易斯從海上返回陸地，他被日軍救起，成為戰俘，並週上一個終日為難，毆打他的日本軍官，建立起一段耐人尋味的關係，他以能人所不能的忍耐力、驚人的勇氣對抗誘惑、抗衡軍官的壓迫，最終逃出生天。值得一提的是，飾演變態軍官的日本演員石原貴雅，將角色揣摩得很到位，臉上濃濃的黑眼圈搭配陰狠的眼神，散發出危險的氣息，舉手投足都有「戲」，與路易斯的幾場對手戲，極為精彩。

路易斯逃過劫數後，重回日本，與昔日軍官見面、寬恕對方。但書中透露，看似樂觀豁達的他在獲救後說，若果知道自己將經歷這麼多苦難，他會自殺。

這種在極端環境下激發的意志，把人抽乾壓碎，雖勵志，但不好受。



影評

文：張錦滿

美國首富走火入魔

《Foxcatcher》乃真人真事改編，主人翁John du Pont (1938-2010) 非同凡響，他們家族早期經營軍火，後來成為世界著名的Dupont化工集團。

這位少東富甲美國，還博學多才，研究自然科學，寫過觀鳥書，喜歡貝殼，創建大自然歷史博物館。他好打獵，自稱「獵狐者」，又把自己的住處命名為Foxcatcher（獵狐莊園）。他特別熱愛摔跤，並瘋狂投入這種運動，組織摔跤隊，招攬高手入住莊園，集宿集訓。

John du Pont活在自己世界裡，少與外面的人來往。他行事堅定決斷，看不慣時代年輕人頹廢衰敗、缺乏戰鬥精神。他苦心要自己養成的摔跤手贏取奧運會摔跤金牌，喚醒年輕美國同胞。

導演Bennett Miller偶然讀到他的事跡，對他產生興趣，於是走訪各地，找到相關人士，搜集其生平資料。

導演有心，不惜花費八年時間，與編劇Max Frye合力重組人物生平，深刻描畫其內心世界、思想和對時局的看法，更呈現其過度狂熱的一面，這也可以解釋他為何在後期做出瘋狂的行為。

電影講John邀請摔跤冠軍兄弟入住「獵狐莊園」，與摔跤隊隊員一起操練。全片便是看三位演員Steve Carell（飾演John）、Channing Tatum（飾演弟弟）和Mark Ruffalo（飾演哥哥）的精彩演出。他們扮演摔跤手，無論在摔跤練習和比賽時，或平常的行為舉止中，身形動作都入形入格，相當逼真。

導演集中講三位人物微妙的關係。弟弟一直活在哥哥的影子下，John先邀請弟弟加盟，後來又說服



哥哥加入，兩兄弟入住莊園後，John對兄弟的態度改變了，劇情亦因而變得複雜。

電影裡，John出錢出力，不為自己，只為美國榮譽，要給予國民正能量。他為爭取奧運金牌而奮鬥，狂熱到近乎失去理智，終於情緒失控而鬧出不可彌補的大禍。

香港譯名《獵狐捕手》則有點不倫不類，「捕手」乃棒球運動專有名詞，與電影內容風馬牛不相及。「捕手」一詞在香港很冷門，觀眾摸不着頭腦，不利票房。

電影籠罩負面氣氛，能在2015年奧斯卡金像獎中獲五項提名已經不錯，但導演Bennett Miller憑此片奪2014年康城影展最佳導演獎，算是不幸中的大幸。